

“细雨下个不停，溪面上一片烟。”这是一个沈从文《边城》里写春的句子，使人生起淡淡的春愁。

一层层寒意退去，一缕缕暖意浮动，春天在寒意与暖意中交织着。花朵层叠地开了，到了三月底的时候，花朵的绽放似乎到达了“盛极而衰”的那个欲盛之时，明亮，盛大，薄盈盈的香气使人沉醉而惶恐，再来一场春雨，就要生出空濛的心境来。潘向黎写春夜里一树繁盛细碎的梨花，花朵被月光照得半透明，是“微微的明艳和茫茫的惆怅”，这淡淡的春阴，似水，也予人这样的心境。

春天是这样的难以言说。它柔嫩而恍惚，脆弱得像婴儿的皮肤，又忽冷忽热阴晴变幻，显得那样长长，短短，长长。初春料峭，渐春色撩人，待到清明时节一抹凄美之致，至暮春弥漫熟风韵，真是一波三折，春心无处不飞悬。

南京的春天似乎被公认为是短的。秋天也是。夏和冬的极致天气大面积地占据了人们的感官，使得春天和秋天被映衬得转瞬即逝。其实春天在哪里都是很长的，柳绿，桃红，春水涨，莺啼，花落，待到芍药作殿春收尾，细细碎碎地铺陈，似乎也有很漫长的一个过程。说春天太短，定是南京人性情太急躁的缘故。

更为江南的春天就没有那么急躁了，比如苏州。苏州的一年四季都很长，它的春天细节繁复，极致丰盛。沧浪亭上百种竹子拱起新笋，连拙政园的十八曼陀罗花馆都有茶花数十种，宝珠、东方亮、洋白、溥丹、西施舌，都是山茶的名字，这里的春天怎么能短得起来？

一年四季，至好还是春，生命里的春天这样多，或近或远，加起来，也是很长的了。

春天是有仪式感的，无论如何，都是要赏花的，无论如何，都是要吃春天的。吃春笋，吃野菜，吃“萋萋满地芦芽短”的萋萋，吃螺蛳河蚌河豚刀鱼，吃艾草青团，还要喝新茶，碧螺春、龙井、明前雨花，总归是要人口一样的。玄武湖的染井吉野樱花树下铺满了餐毯，阳光透过花的缝隙中漏到人的脸上，湖边，连翘的黄花密密匝匝地开成一团，初生的小鸭子一猛子扎到水里久久不出来，岸边的小孩子吓得忙屏住呼吸，待到小鸭子得意地破水而出，小孩子哗地跳笑了起来。

春风就这样在人间荡漾着，古老城墙也被感染。乡村的春意则在溪畔篱笆边，在山在野。乡野之春，片片菜花黄，荠菜青，桃花梨花杏花蝴蝶乱开乱飞，竹外桃花三两枝。春雨霏霏，空山嫩绿清寒，布谷鸟与杜鹃负责声与色，屋边泡桐紫色花朵开开落落，散着懒懒的淡香。如此也就足够了。

全世界的春天都是一样的，她们是同一个春天。有一年初春在京都，苍老的南禅寺端然伫立，枯山水庭院的白砂被明亮的春情映照得愈发雪白，四野老树顶端沁出绿意，上百年的椿树下落了一层又一层的整朵红色茶花……樱花还没有盛放，小巷与古桥的交接处，几株早樱在风中烈烈地开了。桥下潺潺水声，路过行人停下脚步仰头赏花，自行车的铃声零零星星地飘过去，花愈烈，春愈静，都像被锁住了。

晚风中，沿着缓坡走到暮色将合的清水寺，回身望见烧得绯红的晚霞，粉色紫色霞光落在粉色白色花瓣上，着黑袍的僧人转身隐入庭院，他身后是缤纷又静谧的人间。

那一刻，对这人世无有怨怒。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的微信交流都离不开胖子花卷。我老家创办了一本文学杂志，想请原野题词祝贺，这一期望胖和花卷放心。我做主编的“六根”微信公号常申请转载原野文章，他说：以后转载，无需告诉我，胖胖、花卷两位责编同意即可。我说，找他俩同意可方便了，阳台上现抓就可以。

后来，再有事麻烦原野的时候，都假以胖胖、花卷的名义：比如，原野老师的字真棒，胖胖花卷恳请赐字一幅。话音未落，字已经从沈阳写好寄过来了。收到字后，我回复：胖子花卷空中转体 360 度向后腾翻两周半表示感谢，他哈哈大笑。

原野在《花火绣》中，写过一只戴帽子的猫，猫是黑猫，我怀疑原型就是他家中的“小飞龙”。《花火绣》里的猫，名字叫楚克，能听得懂笑话，还会嘿嘿笑，给人的感觉非常酷。在《乌兰牧骑的孩子》里，原野也写了许多动物，比如会跟随人飞行的喜鹊、沙漠里的骆驼和驴子，为了保护幼崽向人类发起围攻的狼等等，在写这些动物的时候，他的文字都是装满爱意的。

和原野老师聊猫，感觉总也聊不完。希望有一天，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聊，身旁要是“小飞龙”、胖子、花卷这三位在就更好了。

器上“12.2”的显示，我掏出一张二十元纸币递给师傅。“十元就够啦！”“在你之前的一个人对我吆三喝四的，我正窝着一肚子气，准备提前回家。见你招手，准备拒绝，可是你的一句‘你好’让我心里舒服又暖和。听到你接电话，知道你赶时间，但却不催我，你是有修养的人，零头啦！”

一句平常的“你好”竟让司机感到如此温暖，与其说是“你好”的温度，倒不如说是尊重的温暖。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人与人之间都是平等的，需要相互的理解和尊重。

后来越长越胖，逐渐失去了辛巴的风采，名字也逐渐改成了胖胖，现在再叫他辛巴，他会一脸茫然。老四原来的名字就叫老四，一个女生，叫老四，怎么都不对劲，老四的命名权，交给了女儿，小女孩

我讲这些，原野听得津津有味。他原来也如此爱猫。他家里也有一只猫，名字我记得，叫“小飞龙”，是只漂亮的黑猫，原野在朋友圈里发过“小飞龙”的照片，看“小飞龙”的样子，也是得到了极好的照顾。

关于“小飞龙”的故事，他讲得不多，只说了几句“小飞龙”的年龄，已经相当于人的 70 岁了。原野是位易动感情的人，他对“小飞龙”的感情，恐怕说起来，要一本书的容量。那几天，有点遗憾没请他多讲讲“小飞龙”，可能是我说起猫来话太多的缘故。泰州一别之后，我们

我给他讲猫的性格。胖子老实、憨厚，眼睛圆溜溜，反应慢半拍，毫无攻击性，卖萌也只会一招：碰瓷式躺倒，露出大肚皮。花卷顽皮、淘气、上天入地，从来不让抱，干啥啥不行，捣乱第一名，但确实比哥哥聪明，会模仿人声喊“妈



春日暖暖 (插画) 郑丽萍

晚饭前突然接到老同学电话，说来出差，想与同学们相聚。

我立马出了门。等了好一会儿，终于见到一辆出租车，连忙招手。车停在路边，一个中年男人伸出头，不等他开口，我一边为他挡住雨，一边说：“你好，师傅！我想去月亮湾酒店。”“好的。赶紧上车！”师傅略一犹豫，转而温和地说。我连说好几个“谢谢”，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一路上，同学们的询问催促电话不断，我只是安慰说：“别急，快到啦！”趁着等红灯，为了下车后立即就走，按照计价

尊重的温暖

李爱华

晋，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刚从南京调来，跟他交个朋友吧。母亲向上级作了汇报，得到周恩来的指示：陈尔晋深得蒋介石器重，要设法与其接触，让其逐步了解我党，争取他支持我党。

通过舞会上的交流，父母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母亲比较详细地了解了父亲爱国抗日的倾向。经组织安排，她赴武汉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几个月后，父母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得到党组织的批准后，父母于 1938 年 3 月 27 日在长沙结为伉俪，他们的婚礼轰动于长沙的上流社会。婚后，父母经常出入上流社会，母亲也借机广交朋友获取重要情报。

1938 年，周恩来同志应邀到武汉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借此机会专

血染的结婚证书

陈冠宁

父母一直战斗在党的隐蔽战线，他们同心协力、里应外合地收集情报，开展统战工作。在新四军根据地最艰苦的时期，他们毅然变卖自家居住的小楼，所得的 70 根金条为根据地购买急需的药品物资和枪支弹药等。当时，蒋介石对新四军进行武器封锁，父亲就想方设法到处筹钱，暗中购买物资送

新四军。陈毅同志由衷地称赞父亲为新四军的后勤部长。

1949 年初，原国防部第三编练司令部整编为国民党国防部第四兵团，陈尔晋任中将副司令兼参谋长，驻扎在上海。中共中央指示要求上海与北平一样和平解放，让我父母设法策

反国民党驻上海的 50 万守军弃暗投明举行起义。没想到的是，5 月初，党内出现了叛徒，将我父母的行动计划出卖给了当时的上海市警察局长毛森。5 月 9 日，敌人先逮捕了我母亲，连我这个不满周岁的孩子和奶妈也被一同抓进了牢房。

毛森亲自突击审讯用尽酷刑，但我的父母始终守口如瓶；黔驴技穷的敌人，又拉出叛徒与他们当面对质，都无济于事。在父母的铮铮铁骨面前，敌人

一无所获。解放上海的炮声阵阵传来震撼大地，气急败坏的毛森下令将我父母和其他一行革命者押至闸北宋公明刑场枪决。父亲一身戎装正义凛然，搀扶着怀有身孕的母亲坚定地走向刑场……

1949 年以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陈尔晋、王曼霞为革命烈士，并颁发毛泽东主席亲署的烈士证书。1997 年，我的父母被国家民政部批准为“中华著名英烈”。

父母这张为理想、为革命促成的结婚证书，引领我历练成为对祖国人民有贡献的人，这是我心中的无价之宝，也将在我家代代相传。

十日谈

寻找 100 份红色记忆

责编：王瑜明

鲍尔吉·原野老师给我寄来他的新书《乌兰牧骑的孩子》，题签中除了我的名字之外，还有一句话，“胖子花卷可以枕着睡觉”。

胖子、花卷，分别是我两只猫的名字。胖子是男生，花卷是女生。收到书的时候，花卷正在书桌上玩耍，被我抓住和书合了张影，我把图片发给原野，并附言：书已收到，晚上组织胖子花卷一起学习。

和原野认识大约五六年的时间，见过两次面，一次是 2019 年春天在他的长篇小说《花火绣》首发式上，一次是 2020 年冬天在江苏泰州举办的《散文》创刊四十周年笔会上。第二次活动过程中，有了更多的相处时间，大巴车上，我们常邻座。

原野健谈，很多时候都是他在制造话题，我们一起谈南海北地聊，直到

我说到我家里的两只猫时，他眼睛一亮，让我多讲讲。后来每次途中大巴车上，他都主动问起猫的状况。这我可太爱讲了。于是那几天，猫成了我们的中心话题。

我给他讲猫的来历。

我喜欢猫，为了顺理成章把猫带回家，在女儿上三四年级的时候，就经常给她讲猫的故事，还给她十本十本地买与猫有关的书。女儿成了猫迷之后，我郑重承诺，等到四年级暑假，送她一只猫。到了四年级的时候，刚好有爱猫朋友家中的猫生崽，我把老大和老四兄妹领回了家。

我给他讲猫名字的由来。一开始的时候，老大的名字叫辛巴，因为他两三个月的时候，特别像电影《狮子王》中的幼狮辛巴，

从新疆到浦江，情感像花儿绽放

修晓林

我是在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组织的活动中，与同是云南知青的毛祖蓉相识的。此后多年接触，她艰难困苦的人生之路和雅静高洁的为人品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现在，又读见她的散文集《情满青山》，感到这既是她以平实深情、细致入微、丰富多彩的文字，篇篇相连、逐章缀就的个人传记，也可看作是一代人从激情浪漫到冷静思考、从幼稚单纯到独立成熟、从学识浅薄到学养充实、从艰辛苦难到温暖幸福的回望之路。让我最受感动的，是作者为了祖国第二个橡胶基地的建设，与战友们一起，栉风沐雨、战天斗地的奉献精神，“11 日晚战斗到十二点，火把烧红了半边天。”“苦吃尽，汗流干！”这种为了祖国强盛、人民幸福，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

即使在物资极端匮乏、劳作分外困顿、精神遭受折磨的生存环境中，她也没有对生活丧失信心，没有对理想失去追求，没有停止对文化知识的学习。书中有作者写于 1970 年代初的珍贵家信：“挖好的苗圃地在太阳的照耀下闪闪发光，构成了一幅多么富有诗意的油画啊！”“妈妈可能望着月亮又是一夜没睡好吧？”“人的一生如果是吃吃喝喝玩要虚度，是没有什么意思的。”

我边读边想：与千千万万青年人一样，毛祖蓉为何能够在特殊年代的艰难中，忍受生活的不公与重负，勇于面对现实，在广阔天地磨练铸造出一颗乐观坚强的灵魂？那是因为她的心中有着对于美好事物的观察体味，有着对于亲人亲情乡愁的眷恋，有着对于科学文化知识的向往和汲取之心，有着久久盼之、朝思暮想的美好梦境，如此，坎坷曲折就是暂时的，再多困难也是可以战胜的，总有一天，我们会迎来黎明的曙光和胜利的喜悦！

作者的人生经历可说镜像着时代进步发展。从云南边疆回城后，毛祖蓉毫不停歇，苦读成才，长期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她的退休生活精彩纷呈。国内外旅游，会友叙聊，撰文写书，唱歌跳舞……否极泰来，先苦后甜，我总觉得，现在的她应该心满意足了，但又总是一次次感到，在她的心底深处，似乎有着更

深的情感与期待，既有度尽劫波之后的无比欣慰，也有人生理想与现实之间新一轮的纠结缠斗，这是一种长期清醒与短暂茫然的混杂交织，也是一种“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的内心冲动和生命激情。

她的网名是“笑容”。她少小离家，从上海远赴云南，千磨万击，又从南疆回到浦江，坚韧奋斗，笑迎收获，坚强和乐观是她心灵的一贯底色，我们都赞赏她一路走来的不容易，祝贺她用心灵的笔触，创作出版了这本内含共和国同龄人人文精神和研究价值的《情满青山》。



我家有件传家宝，那是母亲王曼霞与父亲陈尔晋的结婚证书。今年是建党 100 周年，也是父母牺牲 72 周年，我拿出这份珍藏着的结婚证书，眼前仿佛再现了那个腥风血雨的年代，父母不畏艰难危险追求真理、志同道合为党的事业双双献身的传奇爱情故事。

我的父亲陈尔晋 1911 年出生在山西太原的官宦家庭，18 岁考入黄埔军校八期，是军校的高材生。1937 年初，24 岁的母亲接到党组织的指示：赶赴长沙，尽快打入国民党上层。这一年 12 月，南京沦陷后，父亲陈尔晋受命调防长沙任高炮团长，受中央军委派赴长沙的王曼霞正在国民党上层军官中寻找统战对象。一天，在国民党任要职的文文修对我母亲说：王小姐，明晚军官俱乐部有舞会邀您出席，有位年轻军官叫陈尔